



希望文学丛书

史 铁 生

#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

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史铁生

**我的遥远的  
清平湾**

·希望文学丛书·

##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

Wode Yaoyuande QingPingwan

史铁生

---

出版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)

发行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：北京印刷一厂

---

787×1092 毫米      32 开本

12.375 印张      235,000 字

1985 年 10 月第 1 版

198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15,400

书 号：10326.67

---

定价：1.90 元



史铁生

## 作者小传

**史铁生**，男，一九五一年生，北京市人。一九六七年毕业于清华附中初中，一九六九年去延安地区插队落户。一九七二年因双腿瘫痪转回北京。后在街道工厂工作。一九七九年第一次发表小说《法学教授及其夫人》，以后又陆续发表《午餐半小时》、《就是这个角落》、《在一个冬天的晚上》等二十几篇小说。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、《奶奶的星星》分别获一九八三年、一九八四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新花竞放，新人辈出，这是几年来文学创作繁荣的主要特征之一。它从一个重要方面，证明了党的文艺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以及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方针的正确与正确，以发现、培养和扶植文学新人。为宗旨的《希望文学丛书》，将向广大读者展示众多的新人新作的一角。

《希望文学丛书》将不断收集选编文坛新人的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，以个人选集的形式陆续出版。

《希望文学丛书》作者的大多数还不太为人们所熟悉，他们的作品也还有一些不够成熟的地方，而敏锐的生活观察、浓郁的时代气息，艺术上的大胆探索和创新，则是他们创作的共同特点。

《希望文学丛书》在迎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潮中，将预示着文学创作进一步繁荣的希望。

# 目 录

- |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爱情的命运    | • 1 •   |
| 法学教授及其夫人 | • 16 •  |
| 午餐半小时    | • 26 •  |
| 我们的角落    | • 33 •  |
| 绿色的梦     | • 55 •  |
| 巷口老树下    | • 61 •  |
| 黑 黑      | • 71 •  |
| 在一个冬天的晚上 | • 90 •  |
| 夏天的玫瑰    | • 109 • |
|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| • 121 • |
| 奶奶的星星    | • 143 • |
| 足 球      | • 184 • |
| 秋天的怀念    | • 199 •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人 间                     | •207• |
| 树林里的上帝                  | •204• |
| 白 云                     | •206• |
| 小小说四篇                   | •209• |
| ——春夏秋冬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 山顶上的传说                  | •218• |
| 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              | •315• |
|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               | •387• |
| ——关于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<br>(代后记) |       |



---

## 爱情的命运

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——人们常常这样说，劝人或者自慰。但过去的事如果真能过去，不留任何影响于今天，人们大概就不需要如此的劝人或者自慰。不是么？这样说的时侯，一定是为了往事的波涛又在浸痛尚未结疤的伤口……

——

我们从小就认识，她叫我大海哥，我叫她小秀儿。她是我家阿姨的女儿。

阿姨才来时我刚上小学。一天放学回家，一推开门，见一个农村打扮的女孩子坐在沙发上，睁大眼睛怯生生地望着我。

“你是谁？”我问。

“我是小秀儿，我妈在厨房。”她说。

“你妈妈是谁？”我又问。

她摇摇头，依旧那么怯生生地望着我，似乎没有懂得我的话。我饿了，在屋里东翻西翻地找吃的东西，小秀儿睁大的双眼一刻也不离开我。

见我坐下来狼吞虎咽地吃着苹果，她象是放了心，带着几分乡间怯音问我：“你是大海哥？”

“是呀，”我一边嚼着苹果。

她笑了，说：“婶婶说你回来跟我玩……”

“什么婶婶？哎呀！你怎么把新娃娃包上这么多破布？！”我看见她怀里抱着舅舅新从国外给姐姐带来的洋娃娃。

“怎么是破布？是被窝……”

“把新娃娃弄脏了！”我跳起来，一把抢过洋娃娃。

小秀儿不声不响，再度睁大了眼睛望着我。然后，开始慢慢地叠手里的几块破布。

妈妈来了，身后跟着一个农村打扮的妇女，小秀儿立刻跑过去，偎依在那个妇女的怀里。那就是小秀儿的妈，我家阿姨。

妈妈狠狠训了我一顿，并要我把所有的玩具都拿出来，和小秀儿一起玩。

晚上，妈妈把台布拿来给洋娃娃作被子，小秀儿的笑声充满了房间，她的天性是活泼的。“大海哥，我当洋娃娃的妈，你当她的爹，行吗？”小秀儿一句话，把爸爸妈妈都逗笑了，只有阿姨却垂了头。

“不，我要当师长，不，当司令官！”我正把帽子捏扁，腰里插着两把“手枪”，在屋子里昂首阔步。

“当官？大海哥，你别当官，当官要坏良心……”

“啪！”阿姨一巴掌把小秀儿打了个趔趄，喊：“不许胡说！”

“您说的嘛……又不是我……”小秀儿小声叨咕。

“啪！啪！”又是几巴掌，“再胡说，打死你！”阿姨真的生气了。

小秀儿哭了，阿姨也哭了。妈妈劝阿姨，爸爸哄小秀儿，我和姐姐吓坏了。

大了，才知道这事的原因。有一次，看完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，妈妈说，陈喜这个形象颇有典型意义，小秀儿的爸爸看了不知怎样想，他比陈喜多走了一步，进城不久，便抛弃了这母女俩。这样的人有，只是不好搬上舞台。

小秀儿越来越漂亮。大伙儿也都这么夸奖她的时候，我们却很少在一起，偶尔见到，话也少了。阿姨嫁给了一个工人，小秀儿有了爸爸和哥哥。阿姨照样在我家忙，小秀儿却在她家忙，要上学，要做饭，要洗一家人的衣裳。每个学期的期末，阿姨都要拿来一张三好学生的奖状，笑着给爸爸妈妈看，说是小秀儿进步得这样快，多亏了我爸爸和妈妈。

## 二

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第一阵飓风便吹毁了我家的四合院。

红漆大门贴上了封条，爸爸失踪了，妈妈被四处游斗。我是干部子弟中最不幸的一个，还没容得我穿上军服，戴上袖章，去造反，去高歌，去奔腾叱咤，“黑帮子弟”的头衔便打得我晕头转向。象一片树叶，任飓风吹去，随飓风盘旋，凭飓风安排我的命运。

那时我似乎才真正踏进了人世，长者亲昵的抚爱变作惶恐的冷眼，朋辈的戏谑之言成了罪责的依据，亲戚们的阿谀逢迎改为望风而逃。“革命后代”一旦为“黑帮子弟”所替代，赞扬便永远地消尽，嘲讽和喝斥随即袭来……我迷惑、恐惧，我感到苦闷和凄凉……

妈妈又得了心肌梗塞。每夜在医院看护她的时候，我甚至感到绝望，在心底哀叹着命运的无情。往事浮上眼前，而往事又都已破碎，包括“人生”，“幸福”，“革命”，“理想”，——这往日侃侃而谈的一切。

这时小秀儿来了，带来几样饭菜，说是阿姨叫她送来，妈妈和我都爱吃的，说是阿姨虽已不在我家，却时时挂念着我们。

小秀儿坐下来，用少女特有的善良和同情的目光望着我，说：“伯伯和婶婶都是好人，我总也不会忘记他们对我的教导。我不相信他们会是‘黑帮’，事情总会弄清楚的。”

“清楚？可有时那是命运，”我说。

“命运？你怎么也相信命运？！”她露出惊讶和焦急的神色，久久地望着我。

直到我把饭菜吃光，她才又说：“有一回伯伯跟我说起

了命运——他知道我妈总把‘命啊命’的挂在嘴边——伯伯说，”说到这里她仰起头，望着天花板，象背一条物理公式似的继续说：“命运绝非造物主的安排，因为那样的造物主是没有的。可是人们的头脑中却又为什么产生了命运的概念呢？……却又为什么产生……噢，我的本子上记着呢，”她说着从书包里掏出个日记本，翻开，认真地念下去：“那是因为客观世界里总有一些我们尚未认识的矛盾，而它们却又不依我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，有时会影响我们，甚至伤害我们。这就是被人神化了的命运的本来面目。”

“我知道，当时我也在，”我说。

“可伯伯还说，”她急忙又往下念：“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，就是要认识那些矛盾，掌握矛盾的规律，驾驭人类的命运。这你还记得么？”

我说：“记得。”

小秀儿的眉间现出轻松的笑容。

二十几岁的年华，毕竟是人生最美妙的季节，是春天。它充满了活力、激情和向往。小秀儿尤其是这样，她的眼睛在闪光，她的激情在驰骋，她的青春在迸发，虽然她又是那样的文静。那时，我们便又谈起了人生、理想和幸福。人生是什么？是斗争；理想是什么？是革命；革命呢？是无私地为人民服务；幸福呢？便是这一切的总和。我们为共同的结论而兴奋，直到远处车站的钟声响过十下。“大海哥，你先睡会儿吧，妈要我替你，你都熬瘦了。”小秀儿不由分说，在走廊里找好一条长椅，硬把我拉去，按下，把

大衣盖在我身上……

那夜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小秀儿紧紧地抱着那个洋娃娃，睁大眼睛问我：“我当娃娃的妈，你当娃娃的爹，行吗？”还没等我回答，就听得“啪！啪！”几声巨响，小秀儿哭了，一边哭一边叠着手里的几块破布。

“小秀儿！”我喊了一声，惊醒了。

我悄悄地走进病房，轻轻地推开病室的门，一眼就看见了妈妈那张憔悴的脸，但憔悴的脸上却挂着久已不见了的笑容。

小秀儿背对着我坐着。看不见她的表情，只听见她说：“……不怕，婶婶，我不怕，妈妈也不怕。”

“可他们说我是‘黑帮’，”妈妈说。

“不，婶婶，我不信您和伯伯会是黑帮，我妈也不信。”我想象，小秀儿那时一定又是焦急的神情。

我看见妈妈在擦眼泪。

小秀儿慌得站起来：“婶婶，您别难过，事情总是会弄清楚的。”小秀儿天天都来，给我们带来可口的饭菜，更给我们带来了安慰和温暖。妈妈的病渐渐好转了，脸色也红润了许多。……

真的，那毕竟是人生最美妙的季节，是春天。当春风吹醒了希望和理想，感情便也象解冻的溪水，潺潺而流了。二十几岁是逃不脱爱情的。可是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中国人，说起结婚多是那么坦然，而一听到“爱情”这个字眼，都是轻则脸红心跳，重则斜目横眉，甚至嗤之以鼻。

小秀儿便是个轻的，那时的我么，自命是一个例外。

一天，车站的钟声响过十下，我对她说：“小秀儿，我想听听你对爱情的看法。”

“什么？”她睁大的双眼和小时候一样。

“爱情，你对爱情怎么看？”

“爱……噢不……我……”她惊惶地环顾四周，然后羞红了脸，用食指抠长椅的边缘。我永远不会忘记她那健康、朴素的美。

“我今晚要早点回去……”她站起来。“这个你拿去，”我掏出一本书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《马克思的青年时代》，你看吧，无产阶级也需要爱情。”我当时很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，是个指导者，甚至为此飘飘然了。

第二天她来得特别早。我吃着她亲手做的饭菜时，“爱情”这个字眼第一次从她嘴里说出，尽管仍带几分羞涩。她说她为马克思和燕妮的爱情所感动。燕妮家有钱有势，好些纨绔子弟追求她，而她却选择了贫穷而又名禄全无的马克思。

“是共同的理想把他们联在了一起，理想指引着爱情，爱情又增添了他们为理想而奋斗的力量。”我总结。

她同意，还特别翻出书上的一句话给我看：她不会拿他去换任何一位爵爷。

就这么，我们谈起了爱情。小秀儿在她固有的一切美

之外，又添进了开放思想和热烈的感情。我以为那是我的功劳，她也承认。那时的小秀儿啊，笑声和歌声是她的影子。我们朝夕相处，读书，发议论，品评现时，回忆过去，憧憬未来……春天，万物都在更新、生长、创造。

我总不能忘记，我们一起读了鲁迅的《伤逝》。我们为涓生和子君的结局而悲哀，为我们生在今天而庆幸，并且坚信了一条哲理：只有共同的理想和斗争能使爱情时时更新、生长、创造；一旦沉入卿卿我我，为家庭的天地所束缚，爱情便要无聊，便要僵死。于是我们商定，我们要爱得不同凡响——革命而又浪漫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同去边疆而又不在一起的原因。

### 三

塞外的寒风并不能吹去春天，并不能吹毁萌芽。柏拉图式的爱情插上了书信的翅膀，三年，书信积成了捆，小秀儿说那是我们的鹊仙桥，我说那还会是我们的证婚人。

翻开那些书信，随时可以找到马克思、列宁、毛主席，可以找到曹雪芹、鲁迅；可以找到巴尔扎克、车尔尼雪夫斯基、奥斯特洛夫斯基；还可以找到“九二〇”，土壤，育种……

然而，命运到底有没有呢？

爸爸解放了，我上了大学。如今我已无需说谎，是的，正是从后门。但那时我并没有告诉小秀儿，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，为了小秀儿的爱。小秀儿绝对地相信我，那时她在信



中竭尽嘻笑怒骂，她笑行贿是黑夜的偷儿，骂走后门是明火执杖的强盗；她为钟志民的反戈而振奋，为张铁生的得势而愤怒；她为总理的艰苦朴素和谦恭下士所感动，为江青的附庸风雅和勃勃野心而惊诧。她是一炬燃着的火，而我却已象一堆烧尽的灰。我每日只在 English 的领域中思想，只为出国的前景所激励，而这一切都不过是后门的恩泽。我不愿说穿它，或者竟是不敢，为了小秀儿纯真的爱和联接那爱的理想。我随声附和着她，欺骗着她，甚至躲闪着她。

慢慢的，小秀儿的信稀疏起来，信中透出了忧愁、徬徨和沮丧。记得她从兵团写来的最后一封信是这样结尾的：“……又一批人走了，当兵去了，回城去了，进歌舞团去了，进报社去了……都是靠了好爸爸的功劳。试验田荒芜了，农科站倒闭了，人心散了，各谋归宿去了，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……大海，这间屋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，我也渐渐觉得模糊。”

我接二连三地给她写信，却不见回音。大概是她终于发现了我的虚伪和欺骗。

一天，她忽然来了，从兵团回来了。然而那迷人的笑靥没有了，欢快的歌声没有了，迸发的活力没有了。小秀儿变得倦怠，愁苦。

当我们踏着香山落叶的时候，我胆怯地问她，还爱我不？她苦笑着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大家都一样，何必怪你呢。”

我怕她的苦笑，那使我感到陌生，使我感到在我们之